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走向“绝壁哨所”

■马晶



插图：唐建平

“明年，通往哨所的公路就能修好了。你们再来的话，就不用爬山了。”窗外北风劲吹，树叶漫天飞舞，随风散落。这通突然响起的电话，仿佛让我又回到了那个寒冷的4月。

4月的成都，阳光明媚，花开正艳；4月的西藏山南，春风吹过念青唐古拉山，雅鲁河正慢慢苏醒……

“前几天山上下大雪，通往哨所的那条路被泥石流冲毁了。”晚上10点多，当我们匆忙赶到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的时候，团长一脸焦虑。

“那怎么办？我们还能上去吗？”大家来不及放下行李，焦急地询问道。“上面有个战士，这几天总觉得心脏不太舒服。我们明天可以在雪地里开辟出一条新路，最好能上去看看。”“没问题。有你们开路，我们一定能上去。”

拉则拉哨所，是我跟随陆军第954医院在西藏山南军分区巡诊的最后一站。这里三面环山，陡峭险峻，小小的哨楼镶嵌在海拔4000多米的绝壁之上。因此，又被称为“绝壁哨所”。

哨所与连队的直线距离不足800米，然而想要登上哨所，却要在一条3公里长的羊肠小道上跋涉数小时。说是小道，其实也是官兵多年来一步一步在密林里踩出来的。这条小道一边是峭壁，一边是悬崖幽谷，最窄的地方仅容得下一只脚踏过，其中还有一段路是接近80度的陡坡，连牦牛都很难上去，因此被官兵称为“牦牛坡”。

然而，就连这条羊肠小道前几天也被泥石流给冲毁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出发了。邱班长带着几位熟悉路况的战士，陪伴我们一起向哨所攀登，既做向导，也当开路先锋。厚厚的积雪正在融化，山路变得异常泥泞、湿滑，这也让我们的“上哨”之路难度陡增。

茫茫雪野，几名战士深一脚浅一

脚地在前方带路。我和几名医生手脚并用，顺着他们的脚印，一步一步地艰难行进。一路上，不少地方积雪及膝，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坑。

突然，走在我前面的康波医生不慎左脚踏进雪坑，一个趔趄……好在他及时用登山杖撑住了。康波医生被冻得发红的脸，瞬间变得惨白，我也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高原的天气，总是善变。出发时还是艳阳高照，不到半山腰却飘起了雪花……

“大概还有多远？”迎着风雪，我打了个寒颤，忍不住询问道。

“快了，马上就到了。”这个善意的谎言，给了我前行的勇气。为了“近在眼前”的哨所，我咬牙坚持，一步接着一步地向上攀爬。

雪越下越急，慢慢模糊了我的视线，但我们并不敢停下前行的脚步。零下5摄氏度的天气里，我的衣服还是被汗水浸湿了一次又一次……

22472步，4个多小时的跋涉，我们一行人终于站上了“绝壁哨所”。看到我们来了，等待许久的官兵大老远就迎了上来。

和我们一起来的，还有大家一路护送上来的心电图机、彩超机等医疗器械，医生们给哨所的每一名官兵都认真做了检查。好在，团长提到的那名战士并无大碍，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医生们给他开了些药，叮嘱他按时吃药，最近好好休息。

趁着医生们诊治的时间，我认真地参观了这座“绝壁哨所”。哨所不大，用不了10分钟就能走个遍。不过，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格外整洁，每个角落都干干净净，每件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即使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，他们依然同山下的连队一样一丝不苟。

瞭望台上，正在执勤的是“00”后战士唐坤，他虽然一脸稚气，但目光坚

毅。下哨后，我问他，在“绝壁哨所”当兵是什么感觉？

他说，这里一年只有两季，雨季和冬季。刚开始感觉有点失落，更主要的是寂寞。待得时间长了，看着五星红旗在哨所前迎风飘扬，自豪感、责任感油然而生。“现在，我只想当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，成为‘绝壁哨所’上的一个‘界碑’。”唐坤的声音很轻，却深深地震撼了我。

哨长喻兴金说，在哨所有这么一句话——这里没有骡马汽车，没有平坦大道，有的只是担起了坚守决心的臂膀。平凡而质朴的话语，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用鲜血与生命，捍卫祖国的每一寸领土。这句话我经常读到，但这一次当我置身于这座孤零零的哨楼里，在这些可爱的战士面前，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对于边防官兵来说，这绝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信念、一种担当、一种精神、一种信仰。

问诊结束了，哨长喻兴金和战友们一起端出了亲手做的饭菜。回锅肉、西红柿炒鸡蛋、醋熘土豆丝……我们知道，这些食材都是战士们一趟一趟从山下背上来的，颇为不易。“留给战士们吃吧，我们下山再吃就行。”没有人舍得动筷子。

哨长笑着说：“大家吃吧！我们哨所环境虽然苦了点，但是这些年的保障越来越好，大家都能吃得好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一路走来，也发现官兵的高原病少了很多，保障条件确实改善了不少。”黄亮节医生也颇有感触。“但是现在大家的训练量大了，有战友腰疼、关节疼，咱们还是要注意啊。”

从哨所下山时，又遇大雪纷飞。不过，大家的心情明显欢快了不少。连长解波介绍道：“春天，这里的山崖上开满了杜鹃花，欢迎你们再来。”

顺着他的手，我向山崖望去，哨所旁仍是悬崖百丈冰。不过，我已经开始期待，明年春天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。



记者心语：心之所向，坚定前行。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那年，我们装甲团在科尔沁大草原靶场组织训练，结束时已是立冬节气之后了。

不凑巧的是，此时我们连队那辆出故障的装甲车没能及时修理好，连里只得让我和小刘留下来看守它。等10天后，团里派大型拖车来将这辆装甲车拖走，我们的任务才算结束。

全团官兵回撤的那天清晨，棉花雪便扯地连天地下了起来。快到晌午时，地面的积雪足足有半尺厚了。一直跑前跑后的我，闲下来才觉得又饿又乏又冷。

“排长，中午咱们煮方便面吃吧？”小刘看样子也饿得够呛了，话说得有气无力的。

见我没吱声，小刘便动手生火。谁知劈柴让雪水浸湿了，点了老半天也没有生起火来，帐篷里倒弄得乌烟瘴气的。

我对小刘说：“你别捣捣了，咱们干嘛方便面吧。”好在军用水壶里的水没有结冰，我和小刘于是就着凉水嚼起了方便面。

离这里最近的村庄有20多里路，如果不想个办法，接下来的日子不仅吃不上热饭，更要命的是夜里没有炉火的话，我们俩将如何熬过这冰天雪地中的漫漫长夜呢……

“突突突！突突突……”正当我急得团团转时，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摩托声。

“突突突！”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摩托车竟然在帐篷门口停了下来。我和小刘都满脸惊喜地互望了一下。

“是你呀，韩排长。”帐篷门帘挑开了，走进来的是一个肩宽体壮的40岁左右的汉子。

“老包！是你呀！”我也认出对方来，他住在离这里最近的那个村子：“你这是干啥去了？”

“等会再细唠，”老包边往外边走边说，“你们都出来帮我拿东西。”

我紧跟着走到帐篷外面，只见摩托车上绑着4个装得满满的麻袋，堆挤得像一座小山似的。

“车上的东西都是啥呀？”我虽猜出了老包的用意，但也没忘记群众纪律。

“我送货上门，你不欢迎吗？”老包瞪着眼睛说道：“麻袋里装的都是干牛粪，有了它，你们就可以在这里做饭取暖了。”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那一年为了和平你走出国门
最后一滴血染红雪后的黄昏
不朽的高地举起冰雕方阵
从此深深记住了你的名字
最可爱的人

这一天终于等到你重返国门
鲜红国旗簇拥你永恒的青春
不倒的身躯汇入威武军阵
泪雨中再喊一声你的名字
最可爱的人

老兵情怀

■韩光

10多年前，老包退伍后先是当民兵排排长，后来当民兵连连长，干得非常出色。此外，老包还非常拥军，只要有来草原驻训的部队，他都想方设法帮助协调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。这次我团是最晚来这里参加训练的，刚到时购买的蔬菜不仅贵，而且也不太新鲜。他知道后，立即联系了几个蔬菜种植大户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后，人家最终都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卖给我们。为节省成本，他又组织民兵义务为我们送菜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老包又开着摩托车“突突突”地回来了。这回他拎来了两个装着各种菜、肉的袋子。

“这回该算账了吧？”我诚恳地说。“不慌，不慌！我还有个请求呢！”老包同样诚恳地对我说。

“你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，只有我们能做到的，你只管说。”老包很开心地笑了：“我想跟你们一起住几天，可以不？”

“这肯定没问题，你能跟我们一起住，我们举双手欢迎！”我和小刘异口同声地说道。

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我问老包，见他摇摇头，我又说道：“这回该算账了吧？”

“还是不用着急，得等我离开的时候，将我在这里的伙食费刨出去，账才能算得准。你们说对不对啊？”

我知道老包是一根筋，便没有再坚持。

晚上，老包下厨。他先炖了一小铁锅大米饭，又熬了一小铁锅羊汤。这顿饭我们吃得风卷残云。就寝时，我们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很快都进入了梦乡。

在以后的几天里，老包几乎跟我们形影不离。当了6年边防战士的老包说，他这兵没当够，每当手握钢枪巡逻在边境线上，就觉得特别光荣。他还说，等儿子长大了，一定送他去当兵。

10天后，团里的大型拖车准时来了。我说：“老包，这回该算账了吧？”

“算什么钱？牛粪是我家牛拉的，牛羊肉也是我家自产的，我跟你们要钱，我这张脸该往哪放呀？”

“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，是铁的纪律。”我严肃地对老包说：“如果我们不给你钱，你就是犯错误呢！”

见我将话说得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，老包才告诉我多少钱，我如数将钱给了他。但我知道，他说的钱数肯定是最底的价格。

我们坐着拖运车走时，老包骑着摩托车送行，送出很远很远，直到最后他的影子越来越小，看不见了。从此，他的形象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……

最可爱的人

■贾永 贾可宽

最可爱的人 最勇敢的人
最可爱的人 是最忠诚的人
祖国就是你生命的全部
深深地敬仰你 最可爱的人

祖国就是你生命的全部
我愿成为你 最可爱的人

那一年为了和平你走出国门
这一天终于等到你重返国门
泪雨中再喊一声你的名字
最可爱的人



雪山之巅

初向阳摄



长征

第5969期

把军装穿在心里

■刘立国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，深情凝望

父亲曾经是一名坦克兵，脱下军装已经快40年了，但他常常对别人说：“只要腰杆硬朗，我穿啥都像军装”。

确实，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的腰板一直都是笔直笔直的。退伍后，父亲的军旅情结依然很重。他的嘴里老喜欢哼唱军歌，买衣服也多是选择迷彩服样式的。所以，我从小就对军营充满向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怀揣着梦想光荣入伍。

父亲不愿给远在部队的我添麻烦，很多事情都会自己扛着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只是在我第一次休假前对我提过一个心愿，想让我在回家时穿上军装。我对他说，穿着军装在路上太显眼了。父亲听后明显不悦：“那怕什么，多光荣啊。”那一次，父母早早地在火车站外等候。一见面，我就看见父亲的脸上露

出了一丝失落，嘴上还低声嘟囔着：“要是穿着军装多好啊。”我假装没听到，只顺着埋头往家走。

回到家中，亲戚朋友都来看我，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，我取出了压在行李箱最下边的那套春秋常服。父亲走过来，用他那双结满老茧的手仔细地抚摸着手中崭新的军装，眼睛里仿佛闪着光芒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多好的面料，多好看呐，穿上一定俊。”我不忍扫兴，于是三两下换上了军装，在亲戚朋友的赞美声中，我听到了父亲自豪的声音：“哈哈，看我儿子多精神啊，比我当年精神多了。”突然，一阵感动涌上心头，我开始慢慢理解父亲的心愿。

临近归队，我找到父亲：“咱们照张全家福吧，我把军装穿上。”父亲听后，连连称好，在他心里估计已经期待很久了。拍照时，父亲看着镜头像是对自己说，也像是在对我说，“腰杆得挺直了”。那张照片里，父亲笑得很灿烂。

时间飞快，转眼间我已入伍14年，逐渐成长为一名老兵。我对这身军装的

感情越来越深厚，对它所代表的意义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。去年送别我的一位老班长时，他抱着我痛哭流涕：“以后再也不能穿这身军装了。”我拍了拍老班长的肩膀，心里却想到了我的父亲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读懂了父亲：父亲是把军装穿在心里的。

今年6月份休假时，我没有提前告诉家里，打算给父母一个惊喜。快到家时，我换好军装，一种军人的自豪和荣耀充盈在心中。那时我就想，40多年前的父亲应该也是这样的心情吧。敲开门，开门的是母亲，惊喜之余，母亲高兴地说道：“和你爸年轻时一个样。”正在客厅看电视的父亲听到声音后，披着衣服跑了出来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：“回来了好，回来了好。”

走在后边，我看见父亲用力挺了挺自己的身子，但那副饱受风霜的腰杆还是不受控制地有点弯曲了。

看着父亲的背影，我的眼眶渐渐湿润，耳边又想起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：“腰杆得挺直了！”